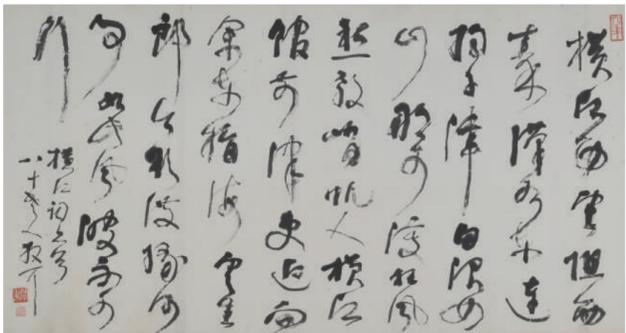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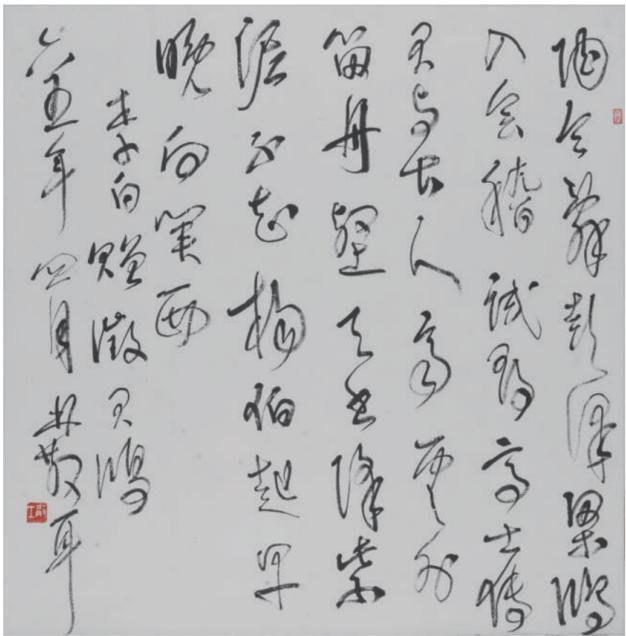


林散之先生与安徽采石矶情缘

访林散之



林散之 行草书李白诗《横江词》二首 纸本 1977年



林散之 草书李白诗《口号赠微君》纸本 1965年

林散之先生(1898—1989)籍安徽和县,生于江苏与安徽交界的乌江,与采石矶是一江之隔。林散之曾先后担任江苏江浦县副县长,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书协主席等职务,1963年起受聘为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师。林散之先生世称诗书画“三绝”,赵朴初先生曾写诗评价林散之“庄严色相臻三绝,老辣文章见霸才”。林散之平生视诗如命,曾自谓“以七分精力用于学诗,功夫最深,两分用于写字,画乃书法余事”。林散之一生作诗三千余首,或纪游,或咏史,或论艺,风骨洒落,典雅超逸。他著有《江上诗存》36卷及编外集6卷,发表

的只是他诗作的一部分。在林散之的多首诗中都抒发了他钟情采石矶的浓烈情愫和心仪李白的不尽胸臆。

江南名胜采石矶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境内的长江东岸,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国家5A级景区。此地不仅是秦始皇唯一一次巡游江南的登陆地,也是千言万语的诞生地。李白在采石矶留下了《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横江词》等著名诗篇五十余首,留下醉酒后跳江捉月的传说。历史上文人墨客如白居易、刘禹锡、杜荀鹤、王安石、欧阳修、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都曾游历采石矶,凭吊李白诗魂,留下众多诗文篇章。林散之的安徽情节是有原因的:首

先,他生于斯长于斯,很长一段时间学习、生活在安徽,他的三位恩师范培开、张栗庵、黄宾虹都是安徽人;其次,林散之的妻子盛德粹也是安徽全椒人,姐妹也都嫁在安徽,林家祠堂就在安徽。到了晚年,他也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以安徽人自居。最重要的是他一生中崇拜的人李白就是在安徽终老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林散之先生就曾写下《秋日偕友登采石矶二首》:心折东南胜,扶摇上翠螺。空青嵌断壁,虚白上层阿。水击三千里,松攒十万棵。我来不忍去,空月照江波。“翠螺”指的就是采石矶。1972年采石矶重修李白衣冠冢时,请林散之题写墓碑“唐诗人李白衣冠冢”,林散之欣然赋笔八个大字,字字力透纸背。

1978年,林散之先生之女林生若被采石矶李白纪念馆邀请,做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当时就住在太白楼。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闭塞,虽然一江之隔,父女却数月不见,由于经常思念,林散之对采石矶自然又多增添了几分情思。1978年10月,林散之偕同严少等诸多好友一行27人,再次来到采石矶太白楼,看望长女林生若。当天,先生兴致极高,一气呵成八首诗作,随后又作二首,成《太白楼十首》(手卷现存于采石矶李白纪念馆)。他能从诗中感受到他对李白诗才与人品的倾慕,是发自内心的敬仰和膜拜。他在《太白楼十首》手札的序跋中写道:“采石矶为李白旧游之地,江山秀丽,风物宜人”,“留连至晚始归,故作绝句十首以纪胜概。幸勿笑我于诗祖宗前狂妄如是也”。

林散之生前书画作品中常写的内容除了自己的自作诗,最多就是李白的诗歌。1979年重修太白楼后,林散之还为太白楼撰写了一副对联:乘月归田庐,千载论交唯纪夏。大江流日夜,一生低首是宣城。1984年,南京电视台为林散之拍摄专题片,林散之提出,专题片中一定要有表达自己对李白崇敬的情节,要求到采石矶取景。时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林散之,再次登上了采石矶。采石矶成了他萦绕心头的执念,生

不能与李白相伴,死当与李白为邻,期望自己百年之后能与李白为邻的想法日趋强烈。晚年时,他将这一心愿多次告诉过当时在李白纪念馆工作的长女林生若。经过自己多次实地实地考察,他在与采石矶两公里的小九华山上,找到了一块与采石矶遥相对望的山坡,故葬于此地。1981年,林散之亡妻盛德粹骨灰先迁葬于小九华山,并亲手题写了墓碑“诗人林散之暨妻盛德粹合葬”。1989年,林散之写下绝笔“生天成佛”。遵他遗嘱所愿,先生被葬在小九华山上,初步实现了他与李白为邻的心愿。

1987年前后,马鞍山市政府和林散之本人都有意向在采石矶建艺术馆,以将书画精品捐给国家集中展示,流传后世。1991年10月15日,林散之艺术馆举行了盛大的开馆仪式。馆内陈列的百余幅书画作品均由他的子女无偿捐赠。艺术馆主馆设计为古朴典雅的草堂,茅草覆顶,名为“江上草堂”,取自于故居的原名,由赵朴初先生题写匾额。园中一组随意散立着一亿三千万年前的硅化木也叫树化石,谐音寓意着“散木(墨)不朽”之意。1996年10月,林散之与妻盛德粹合葬之墓从小九华山迁入馆内。整个墓园设计巧妙,启功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先生之墓”,墓碑后的花岗岩照壁上,镌刻着“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为赵朴初先生手书。赵朴初将王安石两首诗中的两句诗巧妙地组合,赞叹林散之博采众长,铸成大器,释怀千古!至此,完完全全了却了林散之先生“归骨大江之滨,谨依太白为邻”的宿愿。

采石矶林散之艺术馆承载了林散之先生一生的艺术积淀,是马鞍山市乃至安徽省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艺术馆经常举行各种纪念缅怀活动,并积极参与众多文化艺术交流研讨活动及林散之先生艺术的研究工作。长江文化、李白诗歌文化与林散之艺术文化珠联璧合,成就了采石矶“大江绕绝壁,草堂伴诗仙”这一绝佳的自然人文佳话。(文/查亚凝)



马鞍山采石矶

那年,我穿着一件因节省布料而短小的卡其布中山装和打了两大块补丁的裤子,独自敲开了南京百子亭22号林散之老人的房门。当时,我20岁出头一点。

记得我被林老家人领到老人书案前的时候,老人正坐在案前,慢条斯理地在碗里洗他的假牙套子。他非常专注,一点也不理会站在眼前的不速之客。我有点尴尬,只好静静地等着,好一阵功夫,老人才抬眼望了我一下,没有表情,也不作任何表示,让我继续尴尬,而他则微微侧过头去细心而缓慢地装他的牙齿。

老人的脸庞很丰满,两眼炯炯有神,活似寺庙里的罗汉,但不是慈眉善目的那种。我在此前拜访过好几位名人,当时他们待人接物一点也没有脾气,而眼前的这位长者就仅外表看,就知道是很有个性的。

老人收拾停当,大声对我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方言,我没听清,于是便自我介绍。老人递来一支铅笔,并示意他听不见,要我在纸上写下来。我慌乱写了姓名和来意,就将闽北山区带来的笋片搁到了案子上,表示是礼物,老人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好东西咬不动”,写罢,自己也笑了起来。于是我们的笔谈开始了。

老人问近日读什么书?我答《聊斋志异》,老人狡黠地瞟了我一眼,写道:“你爱鬼故事?”我说喜欢蒲氏的文风。老人要我详细说说,我答道:“文字精当,简洁生动,不作虚字浮词,文言能绘声色者,蒲柳泉一人而已。”老人颌首微笑,又笔问:“你读诗吗?”我如实奉答:“喜读杨诚斋和苏东坡。”老人接着问:“唐宋孰胜?”这问题有点难,按我当时的思辨能力,难有自己的认识,只好说套话:“唐宏宋约,唐诗写大景,宋诗写小景”,如是等等。老人似乎有感觉,慢慢写了七个字:“细心人方可为艺”,然后表示让我来提问。我意识到刚才的对答是考试,现在轮到子路来问孔子了。我提了一些学书的具体问题,诸如草书是否要以楷书为基础这类很幼稚的话头,老人一一简明相告。其中有几处我记忆深刻,一是说学书要有阶段,“年少写形,壮岁写势,老时写意”。当问到草书飞白的用笔时,他写道:“湿笔宜速,虚白宜缓。”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直到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写字的镜头才略有感悟。

我们的笔谈大约近一个小时,写了不少纸片,到又来了客人才告中止。客人中有位跟老人很熟,翻了纸片,将有老人字迹的都索要去。我不好意思久坐,告辞时老人要我在地址留下。想不到我旅行回到家,桌上



林散之 山水 纸本墨笔 1973年

赫然一个大信封,里头是老人寄赠的一帧很精美的墨迹。

老人寄赠作品使我感动至今,因为我没有开口求过。虽然当时的书画不以货币计价,是时代风气使然,但一位有名望长者的墨迹毕竟是贵重的,何况其中还融入了知遇与勉励。今天书画成为商品,书画家不随便送作品应该是合理的,但我有时不免仍感慨:凡物一旦被金钱所侵入,人类情感的东西就被排挤了。(文/石开)

读画:朱德润《岩亭听泉图》

■黄君寔



元朱德润 岩亭听泉图轴 123cm x 31cm 纸本墨笔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平江(江苏苏州)人。身长八尺,秀异绝人,读书过目不忘,以诗文自负,尤工画山水人物,得高克恭赏识。年廿五游京师,赵孟頫荐之,获仁宗召见,授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英宗嗣位,又以能赋善书闻,官至五品。英宗殁后,政治上失意,归乡闲居三十年。及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民变新生,奉召复出,参与元朝镇压民变的活动。但不久又被免官,告病而归。年七十二卒于乡,著有《存复斋集》十卷。俞焯在序中说他曾许道宁画,仿效涂抹,适臻其能。他的画受高克恭和赵孟頫的影响,但他重视观察自然,取山川林壑远近之势,以画笔作游观,并非只因袭前人的技法和结构。倪瓚说“朱君诗画今称绝”,杨维桢称赞他落笔奇古,“笔迹远过李成熙”。他与郭天锡交好,两人相对作画,各出新意,图成则相顾欣然。

故宫博物院的《秀野轩图卷》、《松溪放艇图卷》、上海博物馆的《浑沌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松下鸣琴图轴》等都是朱德润传世的精品,但流散在外的真迹已不多。此幅《岩亭听泉图》作于至正元年(1341),朱德润46岁,时间上比《秀野轩图卷》早了三十多年,算是他较早期的作品。画面的整体结构和山石造型仍有李成和郭熙的影响,但在苍润中又带有赵孟頫的雅拙,每一笔都力求准确。笔法虽不

及《浑沌图卷》的灵动随意,或《秀野轩图卷》的点画自如,但墨色厚润,气度端凝,真能表现出山居的安详静穆。图上的款书亦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李赞华《获鹿图》上有朱德润的题跋,时间相距约十年,但书体结构和运笔之法仍可相证。此画曾为庞元济所藏,庞氏编印的《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集》及《历代名画共赏》都收录出版。明代项德新曾在万历壬寅年(1602)临摹一幅,亦为虚斋所得,见《虚斋名画录》卷二。项德新的临本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题跋诸人中,雷鲤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人,生卒年不详。字白波,惟化,号半窗山人,福建建安人。曾任礼部郎中,能诗,绘山水花草,老笔苍然,尤以书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安征枞阳鼎北之浮渡山隐居修道,并留下多幅摩崖石刻。如枕流岩内有“壶天别业”楷书大字,又西侧玉龙峰旁岩洞题“雷公洞”等,至今尚存,所咏浮渡山之诗作亦多。竟陵派诗人钟惺(1574—1624)在1614年与友人来游,夜寻雷鲤石刻,归旅舍后把石刻上雷鲤之诗作乘舟抄录,赞为佳作,并与友人作诗以纪念。事载于钟惺《游浮渡山记》中。

雷鲤在跋中提及此画是“杨仪曹君谦故物”。杨循吉(1456—1544),字君谦,仪曹乃其官衔。他是吴县人,明成化二十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授工部给事中。为人刚毅敢言,因直谏下狱,复职后又再因疏言贬官,终以母病乞归。平生精研经史,博学多识,著有《陆贞山集》《左氏春秋》《左传附注》等。另一题跋者欧阳衡,字师尹,吉水人。元末举进士,不仕,隐居山谷间。见《宋元学案补遗》。(作者黄君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东方美术史硕士。著名书画鉴定家、学者、书画家)



[元]朱德润 岩亭听泉图轴(局部)

翰墨缙绅——荣宝斋出版社三十周年纪念

精品出版物暨书画作品展在京开幕

9月10日下午,“翰墨缙绅——荣宝斋出版社三十周年纪念精品出版物暨书画作品展”在荣宝斋大厦开幕。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荣宝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赵东,荣宝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任其忻,荣宝斋出版社作者、著名书画艺术家李燕、刘正成、史国良、叶培贵、徐海、李洋、李一等出席开幕式。荣宝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荣宝斋出版社社长刘蓓,荣宝斋原总经理、荣宝斋出版社首任社长都宗远,艺术家代表刘正成、史国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处长王为衡,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先后致辞。

刘正成、史国良在致辞中提到,荣宝斋出版社一直坚持学术至上,严把编校质量,团结了一大批优秀艺术家和理论家,出版了一系列精品图书。李岩指出荣宝斋出版社是荣宝斋的学术旗帜,是中国出版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画出版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郭书林表示,荣宝斋出版社注重学术性和艺术性,有格调和水准,依托荣宝斋的深厚文化底蕴多元发展,出版了众多好书。希望下一步能坚持现有特色,打造成一家专且精的优秀出版社。

此次展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荣宝斋出版社历年出版的精品图书和期刊;第二部分是当代书法篆刻家、画家为庆祝荣宝斋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精心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文/宋建华)